

# 求生之慾

傑克倫敦著 肯仲尼仁圖譯

兩人痛苦的沿著河岸向下移動，分散在各處的石塊使他們跌倒；他們又餓又累，臉上露出長途跋涉的痛苦表情；他們肩上背著裹在毛氈裏的重擔，每一個人帶一支槍；他們傾斜的走着，肩向前傾，頭更傾向前，眼睛注視地下。

「我希望我們帶有那貯藏處裏貯藏的那幾顆子彈。」後面的那人說著。  
他的聲音沒有一點表情，而前面的那人，沒有回答，直走進亂石中流動的混白色水流。另外那人緊跟著，他們沒有脫下鞋子，水非常地冰冷，冷得以致他們的腳很快地失去了知覺。到處，水衝激著膝蓋，兩人均發覺要站立著是很困難的。

後面跟隨的那人，在一塊平滑的石上滑了腳，幾乎跌倒。他用力的恢復站住，同時發出了一聲痛苦的叫聲。他似乎要暈倒，向前伸出一隻手，揮動著想在空中找個支點；當他穩住時，舉足前進，但又滑了，幾乎跌倒，於是他直立著望著前面的人，而他卻不會轉過一次頭來。

這人站足了一分鐘，似乎決定好某事，於是他叫著：「哎呀！比爾！我傷了腳！」

前面的比爾在混白的水中奮鬪著，不向周圍看。這人望著他走，雖然臉上仍和剛才一樣沒有表情，眼睛却像受傷的動物。另一人爬向前面水流的岸邊，繼續向前走，頭也不回。在水流中的人望著他走，他的唇有點震顫。

「比爾！」他叫著。

那是一個強人在痛苦中失望的叫喊，但比爾的頭並沒有回轉。這人望著他走，奮力地爬上地平線的小山，一直望著他走，直到他翻過一座山頂而消失為止。於是他改變了他的凝視，慢慢的察視四周的世界，那使得他想起比爾已經走了。

太陽已經西沈，幾乎被雲遮住了，這人看看他的錶，用一條腿支持全身的重量。那時是午後四點，大約在七月底或八月初，他不大知道正確的日期，但這已足夠告訴他太陽是在西北了。

他看著南方，確定了在山的那邊是大熊湖，他也知道在同一座山的後面是北極圈，切斷了橫貫北加拿大的平原，稱為「不毛之地」。他站立下的河流流入銅礦河，向北流入北極洋，他不曾來到這裏，但他曾在地圖上看過一次。

他又完全注視著四周的天空，那不是好的光景。到處都是平靜的地平線，山都低臥著，沒有樹，沒有草，除了大量的空虛帶來之害怕外，別無一物。

「比爾！」，他低聲叫，一次、兩次，「比爾！」

他在混白色的水中站著顫慄，感到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逼迫他，他像生病似的開始搖動，直到手上的槍掉入水中才驚醒了他。他抗拒著他的懼怕，恢復他的自制力，從水中拾回他的槍，把背包向左肩推一點，這使他的腿減輕了一點重量。接著他繼續前進，小心的、痛苦的、慢慢的走向河岸。

他並沒有停止，有點憂慮他的瘋狂和對痛苦的無知覺。他很快的爬上山頂，上了他朋友消失的山頭。但在頂上，看到了一個山谷，沒有一點生命的氣息。他又征服了恐懼，又一次他把背包再向左肩移了一點，奮力的下山。

山谷底非常潮溼，密集的植物溼溼的覆蓋在表面，水從他腳下的每一步流過。他小心的選擇他的路，跟蹤另外那人的腳步穿過岩石，順著那像在潮溼的草海中的小島似的石徑前進。

雖然單獨一個，他並沒有迷失路。再往前走，他知道，他會去到一个死松樹鄰接著的小湖。照這地方的言語說，那叫做「小柴枝的地方」，有一條小河流入那湖，那河水却不是混白的，河邊有草，但沒有樹。他必須一直跟著那河流，直到它分叉，他必須越過那分叉點到另一條河，流向西方，如此他一直跟著它流入狄斯河。那裏，他可以在一艘船上載滿石頭的船上找到貯藏所，在那個貯藏所他可以找到適合他槍用的子彈、魚餌、及魚線，所有他需要用來捕食的工具都有。另外他又找到麵粉、一點肉和一些豆。

比爾也會在那兒等他，而他們會找到一艘船，從狄斯河南航到大熊湖，直到他們去到馬更些河而南航。他們總是南航，去到那有高樹生長充滿著溫暖的地方，那兒，也有無窮的食物。

這些是當他掙扎著前進時的思潮，但，當他的身體強力的掙扎時，他的心也要同樣的掙扎。他儘量使自己相信比爾不會遺棄他。當然比爾會在船上等他，他逼著自己如此想，否則就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前進，他就會倒下死去。

當太陽徐徐的落入西北方時，他回憶起在這即將來到的冬天前，他和比爾向南逃跑的每一刻，而一次又一次的想起小船上的食物，他已經兩天沒有東西



吃了；他已經好久沒有吃飽過飯了。有時他檢著麝香醬果放入他口中吃，那種漿果是一種在水滴中的小種子；在口中當水溶掉時，嚐起來有點苦。他知道在這種子內並沒有多少食物的價值，但是他帶著很大的希望忍痛的吃下它們。

那晚九點，他的腳趾被石頭碰傷了，因虛弱和疲倦他倒在地上，側著面躺了一會兒，沒有挪動。他取下背上的背包，勉強的使自己坐立。天並不暗仍有一點光，他在叢石中摸索著一些乾草，當他積成堆時，他生起火來，上面放一個錫罐來燒水。

他打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數他的火柴，共有六十七根，他數了三次才確信。把它們分成數份，把第一份放到空煙盒；另一份放入帽帶；第三份放到襯衣內面。做完這事後他開始憂慮他是否數得正確，又打開再數一次，是的，共有六十七根。



他用火烘乾他的濕鞋和襪子，那鹿皮鞋有好幾處破了，襪子也到處是破洞。而他的脚出血，他的脚蹠非常痛，他仔細的看，腫得和膝蓋一樣大。他從靴上切下一大塊，緊緊的綁在脚蹠上。他又切下另一塊綁著他的脚塞住鹿皮鞋和襪子的破洞，接著喝了那罐熱水，並轉他的手錶，把錶子裹住全身。

他睡得像死人，短暫的夜裏黑暗來了又去。於是太陽在東北方升起——應該說是太陽在空中的四分之一高處破曉，因為太陽被灰雲遮住。

上午六點他醒來，靜靜的躺著，直視天空的灰雲而意識到他肚子餓。當他用肘站起來時，他被一陣嘈雜聲驚起。有一隻馴鹿好奇的注視他，這動物在離他五十呎處。倏然，這人的心裏就繪出了火上烤鹿肉的美味。他習慣的提起槍對牠瞄準，這馴鹿跳走，消失於叢石邊。

這人怒罵著，拋棄他的槍，發出一聲痛苦的喊叫。當他要開始拖步而行——那是縮慢的動作，最後他站起來，他需要另外一、二分鐘來站立住，如此，才站得和常人一般。

他爬上一座小山向四周看，沒有高樹、沒有低叢，除了茂盛的灰草和灰石及水外無其他的東西。天空也是灰色，沒有太陽、或出太陽的跡象。他弄不清何方是北方，也記不起昨晚他如何來到這地方，但並沒有迷路。他知道他將走上那有小柴枝的地方，那是在他的左方，並不遠，可能要穿過另一座小山。

他回來準備他的背包繼續走，他確信分成三份的火柴的存在，雖然他並沒有停下數它們。但他停下來，想辦法解決那麋鹿皮包成的小袋。那並不大，能用他的雙手捧著，但他知道它重十五磅——等於背包其他的重量，這使他很為難，最後他把它丟在路旁，用脚踢著那袋子。但他又停下來，注視著那麋鹿及袋子，他瞥了一眼，很快的檢起，好像是認為那殘酷的不要之地要偷走它似的。當他站起來時，那小袋又已放入他背上的背包內。

他開始向左走，停下檢醬果吃。他的脚蹠非常堅硬，但是那種疼痛和他的胃痛比起簡直不算一回事。他是如此的餓以致無法完全記住他將要去那有小柴枝地方的方向，那醬果並解不了他的飢餓，它們的苦味只是使他的舌頭和口疼痛。

他走到一個山谷，有幾隻鳥從叢石中飛起，「克爾！克爾！克爾！」是牠們的叫聲。他用石頭投擊牠們却打不中，他放下他的背包開始像貓一樣的去追小鳥。銳利的石塊割破他的褲管，一直到他的膝蓋留下血流的痕跡。但這疼痛被他的飢餓沖淡了，他在潮濕的水草中移動他的身子，變得又濕又寒，但他卻沒有注意到，他是如此的渴求食物。

鳥總是在他前面飛起，那叫聲「克爾！克爾！克爾！」好像牠們在嘲笑他似的。他詛咒牠們，和牠們一樣大聲叫著。

一次他碰到一隻一定是睡著了的小鳥，但他並沒有注意到，直到牠從他前面的石頭後面飛起。當小鳥突然的飛起後，他注視著空中，而他的手中還留著三根尾毛，看著牠的飛翔他真是恨透了。突然他覺得他做了一件很大的錯事，於是他趕快回去，檢起背包重新背起。

繼續著他走到一個獵物很豐富的山谷，有二十多隻馴鹿經過槍的射擊距離之內。他有一種強烈的意欲去追牠們，或許他能抓到牠們。一隻黑色小動物走





近他，口中衝著一隻小鳥。這人怒喊，那是一種可怕的叫喊聲，那動物受驚駭的躍走，但口中的小鳥並沒有掉下。

後來到了中午，他順著一條在深草中流著的河走。他透視那些草的根部，拔起來，是圓狀白色看來像蔬菜，他急切的用牙齒去啃。但那外表柔軟看來像食物，而裏面却是硬硬黏黏的，像那些醬果一樣沒有食物的價值。不管如何，他拋下他的背包，用手和膝蓋爬在草中，像牛一樣的啃草。

他非常疲勞，時時想休息一躺下睡覺，但是他被帶領著前進，一種比他的饑餓低一點的欲望要走到那充滿小柴枝的地方。

他看著地上的每一個小水池，無望的尋找東西吃。於是，當天黑時，他發

並攪動池底的泥巴。興奮中他跌下去，濕到肩頭，而池水因被泥巴弄濁使得他無法看到水中的魚，他不得不打住，直到泥巴又沉到池底。

接著他又試了，直到水又被污濁。但他不能停住，他拿出錫罐來滔得很快，但水又很快的流入池內。他更小心的工作，想鎮定下來，但他的心跳著，他的手震顫著。一個半小時後，這小池幾乎已被滔乾了，剩下不到一罐水，但其

中却没有魚。於是，他發現在石縫中有個小洞，魚就從這小洞逃入另一個大水池——一個大水池！他無法在一個晝夜內滔乾。如果他早知道有那個小洞，他可以在他滔前用一小塊石頭塞住。這樣，那條魚早就是他的了。

如此想著，他在濕地上伏著；起初只是低聲哭泣，接著嚎啕大哭，對著那圍繞著他的無情的荒野大哭。

他升起火來，喝了熱水來暖和。他像往日一樣的在叢石上搭起營帳，最後他所做的是確信他的火柴是乾的和轉手錶。氈子濕了，他的腳蹠使得他難受，但他只知道肚子餓。在那個不安的睡眠中，他夢到了饗宴而食物在想像中被端上。

當他醒來時，他是寒冷和生病的，沒有太陽，灰黑的大地和天空更加深了。刮著冷風，山頭上堆積著暗雪。當他升起火煮沸更多的水時，下起雪來，四周的空氣也漸漸變成白色。那是濕雪，半像雨，最初當雪落到大地時立刻溶化，但他們繼續下著，覆蓋著大地，並摧滅他的火。

只有一個背包背在他肩上，奮力向前，他不知何處去，也不再關心那有小柴枝的地方或是比爾和狄斯河上沒有翻轉的船上的貯藏所。他被饑餓搞瘋了，他沒有注意他跟隨者的目標，除了它引導著他穿過谷底外，他摸索著穿過那濕雪到那有麝香醬果處。而被那種他連根拔起的草的觸覺嚮導者，但是那沒有什麼滋味，滿足不了他的饑餓。

那晚他沒有火，也沒有熱水，他拉著氈包住身，去睡一個不斷被饑餓打斷的睡眠。雪變成了寒雨，他醒了很多次去摸他那沒有翻轉的險。

白天來了，也是沒有太陽的陰天，雨停了，饑餓的迫切感也消失了。他的胃只有一種不大感覺到的痛苦，而並不太煩惱他。他已更能自制，而再一次他又關心起那充滿小柴枝的地方及那狄斯河上的貯藏所。

他把他剩下的一條氈子切成帶狀，裹住他流血腳，用一條帶子裹住腳踝，並準備好一天的跋涉。當他檢起他的背包時，他停下很久，考慮要不要帶走那麝皮袋，但當他離去時，那袋子仍跟著他。

雪在雨中已經溶化了，只有那山頂還帶著白色。太陽出來了，他成功的記起他所走過的路的位置。但此刻他知道他迷路了，或許他太偏左了，現在他轉向右邊走回正確的路。

雖然饑餓並不像過去那樣難受，他知道，他是很虛弱，他不得不常常停下



休息。這些時，他吃麝香醬果和草根。他的舌頭感到乾燥和寬擴的，並嚐到口中的苦味，他的心也很使他難受。當他走了幾分鐘時，他的心就開始敲擊着，一連串的猛跳使得他幾乎要昏倒。

中午，他發見有二條小魚在一個大池中，那是不可能涸乾的。但現在他是鎮定的，設法抓到牠們。牠們並不比他的手指大，但是此刻他並不覺得餓，不感覺到胃的沉痛，他的胃似乎是睡著了。他很小心地吃那魚，這是一種合理的舉動，雖然他並沒有吃的慾望，但他知道他必須吃才能活下去。

傍晚，他抓到了三隻更小的魚，吃了二隻，留一隻當早餐。太陽蒸乾了濕草使得他能够升起火來。

那天他走不到十哩路。第二天，他盡他的力所能走的，走了不到五哩路。但他的胃並沒有給他任何痛苦，它似乎睡著了。他現在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馴鹿變得更多；也有狼，牠們的嗥叫在地的盡端都可以聽到。有一次，他看到三隻越過他前面的路。

另一夜過去了。而在早上，他更理智的解去那包在麂皮袋上的皮帶，從開口處倒出了黃色的金沙。把金沙分成相等的兩部份，一部份用簍子包起藏在一堆石頭中，另一份放入袋內。他又用一條從簍子剩下的帶子包住他的腿，他還帶著槍，因為在狄斯河上的貯藏處內仍有子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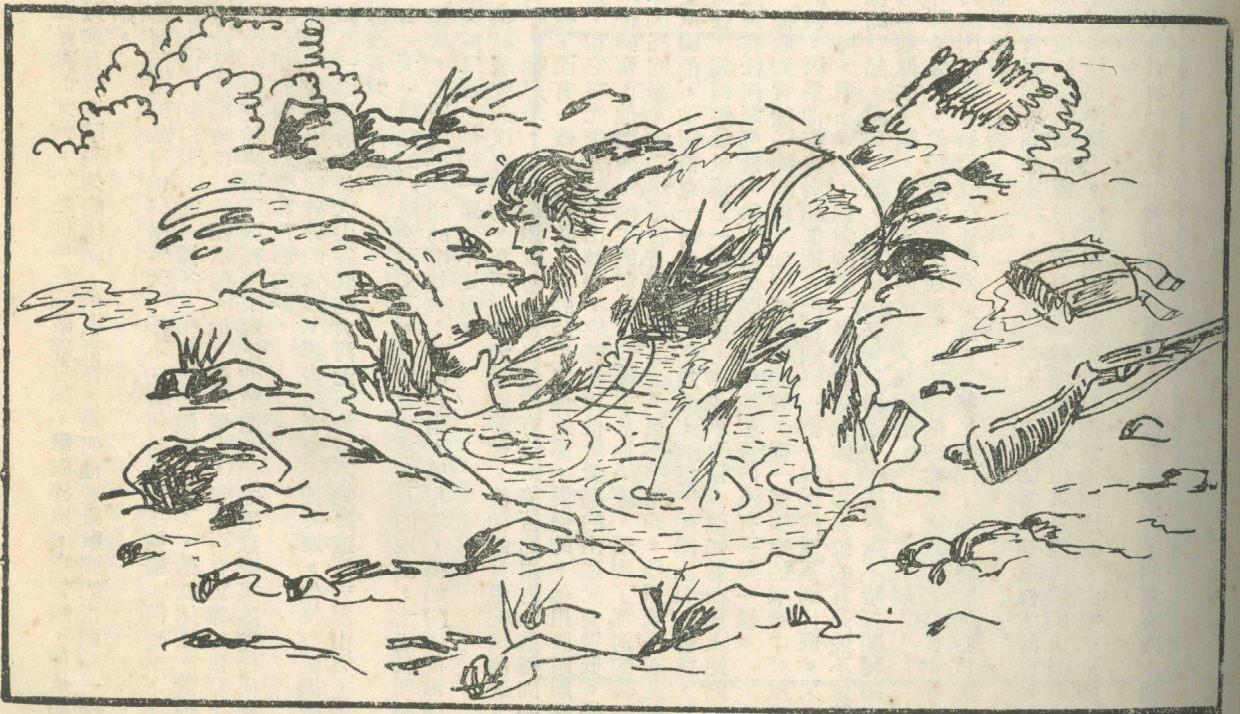
那是一個多雲的日子，這天，飢餓又再度使他虛弱。他已非常虛弱了，現在他再也沒有碰到任何不尋常的事情。有一次他陷入一個鳥巢中，那兒有四隻小鳥，剛剛孵出一天或更久點，還不够他一口。他貪婪的吃下，活活的放入他口中，像蛋殼般的在他牙齒中嚼碎。母鳥在他四周飛著，憤怒的叫著。他把他的槍當棍子去打她，但牠在他擊中前就飛走，接著牠又飛回，搖曳著牠那破碎的翅膀，而他跟隨於牠後。

那些小鳥並未滿足他的飢餓，他用他痛苦的四肢跳起，拋石頭，並不時大聲喊叫。另些時，他默默的奮鬥，當他跌倒時，就痛苦的支撐起來，而當昏暈幾乎要擊倒他時，就用手揉他的眼睛。

那母鳥引著他越過谷底的一些濕地，他發見濕草中有腳印。他能猜出，那一定是比爾的。但他不能停下，因為母鳥在前面跑著，他可以先捉住牠再回去查驗那腳步。

他使母鳥累了，但也使得自己疲憊。牠停在一旁深深的呼吸，而他也在在一旁，只有十二呎遠，却無法移動過去。而當他恢復時，牠也恢復了。當他饑餓的手伸出抓牠時牠却飛了起來。追逐又開始，天黑了，但牠却逃走了。他虛弱的倒下，臉朝地，有一段長時間他沒有挪動，只向旁翻身轉手錶，並且一直躺著直到早晨來到。

那是另外一個陰天，他一半的簍子都已用於包裹他的腳。他找不到比爾的足印，但那並不重要，他的饑餓驅使他前進，他懷疑比爾是否也迷失了。中午





，他的背包變得很重，他把金沙分成兩半；這次倒出一半在地上。中午，他拋棄了另一半，他所保留的僅是半條麩子、錫罐和槍。

一種幻覺開始使他不安，他確信還留下一顆子彈，那已裝入槍內，而他沒有看到。不過，大部分時間裏他知道槍內是空空的，但那種幻覺繼續著，他對它抗拒了幾個小時，於是他急切的打開槍，發現裏面仍是空的。

他又繼續掙扎向前走了一個半小時，當那幻覺又再度襲來，他又對它抗拒。但它仍不斷的襲來，爲了使自己放下心來，他又打開槍，而裏面仍是空空的。

他的心時常徘徊得很遠，但是和現實脫離的時候並不太長久，因他的饑餓常迫使他回復現實。有一次他的心又開始徘徊，突然被一種幾乎使得他昏倒的情景拉回現實——在他面前站著一匹馬，一匹馬！他不相信他的眼睛。在他眼中有一堆厚雲，一點一點的光閃著，他猛烈的揉眼睛來看清眼前的景象，於是 he 看到眼前不是一匹馬，而是一隻大褐熊，這動物正好奇的看著他。

這人正帶著槍在半肩上，當他知道他正在做什麼時，他拿低槍，從套子上抽出獵刀，他眼前的正是肉和生命。他用指頭試試刀鋒，很銳利，刀尖也是銳利的，他必須撲向那隻熊並殺死它。但他的心開始猛跳，迅速的跳著，而他開始感到暈眩。

他狂暴的勇氣已經被懼怕取代，在他的虛弱中，如果這動物攻擊他怎麼辦？他站直，瞥了小刀一眼，注視著那熊，這熊一定會追擊他，但這人並沒有跑，他現在是靠懼怕中的勇氣呆呆的站著。

這熊發出了威嚇的聲音向一旁移動。他，自己害怕這奇怪的動物，而他却一點也沒有懼怕。但這人並沒有移動，他仍直直的站著，直到這危險過去，於是向他向震顫屈服，跪在濕濕的草地上。

他恢復了自制力，又繼續向前走。現在有幾分害怕，但並不是怕他將會餓死，而是怕另外一種不同於饑餓的力量來毀滅他。到處有狼，越過那荒地，還不時可聽到牠們的嗥叫，其所造成的氣氛比實際的狼更威嚇他。

不時有狼三五成羣的橫越他前面的路，但牠們在遠處停下，牠們沒有足夠的數目來攻擊他。而且牠們可捕追馴鹿，馴鹿們並不抵抗，而這奇怪的二腳動物却會反抗。

午後，他遇到了散開的骨頭，那兒狼羣們曾掀起了一場屠殺。一小時前的一隻小馴鹿現在還留下什麼呢？他仔細的檢查那骨頭，肉全被吃光了，它們還仍然保持著活時的淡紅色。或許在這一天結束前他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這就是生命嗎？一件短暫時刻內發生的事情代表了什麼意義呢？痛苦才是真正的生命，死亡却並不痛苦；死亡即睡覺——代表休息，那麼他爲何不安於死亡呢？但這些事情並不使他想得很久，很快的他已坐在草地上啃著那殘存而帶有粉紅色的生命。肉香使得他發狂，他用力的用牙齒嚼骨頭。有時是骨頭碎了，

有時却是他的牙齒。於是他用石頭敲碎骨頭，擊成碎塊，吃骨髓。他是如此的迫切以致有時也擊到他的指頭，他很奇怪，爲何他被敲擊到的指頭却一點也沒有痛感。

接著而來的是可怕的雨雪天，他不知道何時架起了營帳，何時拆下了營帳。他晚上走的和白天走的一樣多，什麼時候他倒下去了，他就休息。當他那將死的生命又甦醒時他就繼續前進。他，是一個人，無法再有意識的奮鬥下去。那純然是生命在他裏面不願死去來驅使他前進，他並不忍受或感覺任何痛苦，但他的心却充滿著幻覺和荒誕的夢。

他仍吃著那小馴鹿破碎的骨頭，那些他收集在他身邊。他沒有越過多少座山，但是一直隨著一個大山谷底的大河走。他並不曉得這河或那山谷，除了幻覺外他沒有看到什麼。

有一天早晨他的心靈清醒來了，他用背躺在多石的地上，太陽又明亮又暖和。遠處，他聽到小馴鹿的嘈雜聲；他記起雨、風和雪，但如何他被風暴打擊了二天或二週，他却一點也不知道。

他編著許久沒有移動，那可愛的太陽曬著他，使他的身體充滿溫暖。一個好日子，他想著，或許他能成功的定出他的方位。痛苦的用力，他轉向一旁。他下面有一條寬河流著，它的陌生使他迷惑。慢慢的，他用眼睛順著河望下去，和它在光禿禿的小山轉彎，它們都比他所看過的山還光禿還慢。慢慢的，不帶興奮，他順著那陌生的河的方向接近那地平線，看到了那河的盡端流入碧綠閃亮的大海。他仍然不帶有興奮的表情，更不尋常的，他想或許那是他的心靈在欺騙他，他確信有一艘船在那閃亮的海上航行。他閉上眼一會兒，又打開。

奇怪，爲何這風景還是一樣？不過，那並不奇怪，他知道在他土地的中央附近並沒有任何海或任何船，就如同他確信他槍管內沒有子彈一樣。他聽到背後一陣嘈雜，如同那乾燥的聲音從一個咳嗽的喉嚨中被壓出；非常的慢。因爲他的虛弱和僵硬，他轉向另一側，附近他看不到什麼。又一聲咳嗽，那兒，兩石頭間，他看到了一隻狼的灰色頭。那尖銳的耳朵並不像其他狼一樣的堅起，眼球晦暗，頭像吊掛著。在陽光下，這野獸不時打開和閉上牠的眼睛，牠像生了病，當牠看他時，牠又咳嗽。

那是真的，他想著，他又翻過去看那被他的幻覺隱藏著的真實世界，但那海仍然閃耀著，船仍是在那兒，是真實的嗎？他閉上一長時間的眼並想著，於是他記起來了。

他曾經從東向北旅行，遠離狄斯河而進入銅礦谷，而這條大河就是銅礦河，那閃耀的海就是北極海。那船是一艘漁船，它由馬更些河口向東漂泊，現在它正在卡羅那遜灣上。他記起了那很久以前他看過的地圖，它對他是如此的清晰和明白。

他坐直並把注意力轉到目前的事物上，他穿在那麩子的洞裏面，他的腿像



不定形的肌肉塊。他最後的靴子已經丟掉了，他的槍和小刀也已丟了。他又在某處掉了他的帽子，而帽帶上面內藏的火柴也跟著掉了，他胸前的火柴仍然安全乾燥的在紙內。他看著錶，上面指七點，仍然在走，這證明他會轉過發條。他很平靜——雖然很虛弱，他沒有任何痛感，也不餓，食物的幻想並不帶給他多少快樂；無論他做的是什麼都是理智的。他撕開他的褲管把腳踝包紮住，還好他仍保有錫罐，在他開始想起走到漁船的那一段可怕的旅程前，他已經有了熱開水可喝。

他的移動非常慢，他像生了病一樣的搖擺。當他開始要檢一些乾草時他發覺他的腳不能站起，他試了又試，於是他知足的用手和膝蓋移動著。有一次他走近那病狼，那狼拖著腿離開路，用那幾乎沒有力量捲曲的舌頭舐牠的臉。這人注意到那舌頭並不像一般健康的紅色，而是黃褐色被一層半乾的外層覆蓋著。

他喝過一些熱水後，這人發現他能站起了，他幾乎能走得像一個垂死的人被想像出走路的样子。但是每隔一兩分鐘後就不得不停下，他的脚步並不穩定，就像後面那隻病狼走得一樣。那晚，當那閃耀著的海被黑暗隱藏著時，他知道他距離海不超過四哩。

太陽明亮的升起，整個早上這人朝著那海上的船走去。天氣很好，那是在這地正當有的夏天短暫的回來，可能會延續一週，也可能明後天就會消失。

下午，這人來到一條路上，那是另外那人走的路。他並沒有走著，但他用手和膝蓋爬過。這人想那大概是比爾，但是他一點都不感興趣的想著，他已沒有了好奇心，感覺和感情早就離他而去。他已不再感到痛苦了，不過是生命在驅使他前進罷了！他非常疲憊，但是它却拒絕死亡，只因為它拒絕死去故他仍吃著麪香醬果和小魚及喝他的熱開水，並且很小心地注視那隻狼。

他跟著那人獨自爬著前進的路線走，很快的，他走到盡端。那兒有幾根被啃得乾乾淨淨的骨頭，周圍草上還留有許多狼的腳印。他看到了一個麋鹿皮的背包，正和他的一樣，已經被銳利的牙齒撕碎。他檢起來，雖然那重量對他那虛弱的指頭而言是太重了一點，比爾把它們帶到了盡頭。現在，他發出了最後的大笑，他將活下去而將它們帶到那閃耀的海上的船上。他大聲笑，發出非人的聲音；而那病狼也對他嗥叫，這人立刻停止，他怎能笑比爾呢？假如那是比爾？假如那些如此乾淨如此淡紅的骨頭是比爾的？

他轉開臉，比爾曾經拋棄他，但他不願意帶走那些金沙或啃那些比爾的骨頭。比爾曾經那樣做，但不管如何，他們的情勢已經完全改變了。他看到一池水，彎下身去找魚，他的頭立刻轉向前後，如同受了打擊。他從水上看到他的臉，如此可怕使得他的感覺都激動起來足以使他震驚。有三條魚在水中，而那水池太大而無法釣乾，幾次嘗試了用他的錫罐去捉那魚後，他停止，他害怕，因他的虛弱幾乎使他倒下而掉入水中。那也是因為這個緣故，使得他不信任自



己去爬上河岸旁的許多木塊，而順著水流下去。

那天他減少了他和船的距離三哩，第二天他只前進了二哩，因現在他也和比爾一樣用手和膝蓋爬著前進。第五天後他和船的距離只剩下七哩，他無法一天前進一哩。還好，夏日還繼續著，而他仍繼續對著船前進，那病狼不時緊跟著他後面咳嗽。

他的膝蓋像腳一樣變成紅色的肉，雖然他用背包的布條紮住，但他走過的草地和石頭上却留下了一條紅色的血跡。有一次他向後瞥了一眼，他看見那病狼饑餓的舌舐他留下的血跡，他清晰的看到他的末路——除非他能殺死那病狼，否則將重演了一遍遍他曾聽過的故事：兩隻病獸拖著將死的身子橫越荒野去尋求個人的生命。

如果那是一隻健康的狼，那對這人就沒有多大關係，但是，餓一隻將死的動物的口之想法却是很可恨的。他的心又開始迷惘，他又被幻覺困惑，他理智的時刻愈來愈短。他有一次被一聲接近他耳朵的咳嗽聲從暈睡中吵醒來，那狼向後退，失去牠的腳力，虛弱而倒下。那真是一個可笑的光景，但他不能笑，



也不能懼怕，他已失去那些許久了，但他的心此刻却很清晰，他躺下考慮。

那船不超過四哩路遠，當他揉拭他的眼睛後，他能看得很清楚。他也能清晰的看到那小船前進時劃破海面的白浪，但他無法拖曳前進這四哩。他知道，對這事實他很平靜，他知道他無法再前進四哩，但他仍想活下去，那是很不合理的。他已經歷了那些痛苦的歷程而又必須死去，而死亡，他無法接受死亡。或許那是一種瘋狂，但在這非常接近死亡的時候，他拒絕死亡。

他閉上眼，並使自己平靜下來，他掙扎著對抗那令他恐懼的那種可怕的睡眠慾望，那很像海，這種死亡的睡眠一再的升起，控制他全部的自我，一點一點的。有時他幾乎要失去了，在那種水中用微弱的力量游著，於是，藉著某種奇異的靈魂之力量，他將更強壯的對著它前進。

他用背騎著，他能聽到，慢慢的拖曳愈來愈接近，那病狼的呼吸聲在接近著，總是在接近。而他並沒有移動，那就在他的耳旁，那乾燥的舌頭從他的面前橫過。他伸出他的手，自然的，他的意志使他們伸出，指頭彎曲，但他們握緊空氣，迅速需要力量，這人卻沒有力量了。

靜靜的等著狼是恐怖的，這人的等待並沒有減少恐怖感，他躺了半天沒有移動，壓制著睡眠，他等待他取為食料的東西，和他希望取到的東西。有時睡眠越過了，而他夢著長夢。但總是，這期間，醒著和夢著，他等待著，嘈雜的呼吸和舌頭的砥觸。

這段期間他並沒有聽到呼吸聲，他慢慢的溜過某些夢去感覺到他的手上的舌頭，他等待著牙齒柔軟的咬進。接著更堅硬的，這狼用牠最後的力量去使牠的牙齒嵌入牠等待如此久的食物內。但這人也一樣等待如此久，那手合閉那狼的嘴，慢慢的，當那狼微弱的掙扎時，另一手橫過這那狼的身體。五分鐘後，這人整個的重量都壓在那狼的身上，那手沒有太多的力量去握住那狼的喉嚨直到牠死去，但這人的臉仍緊緊的壓住那狼的喉嚨。而那人的口中充滿著毛，一個半小時後，這人感到有些溫血在他的喉嚨，但那並不是舒服的，那像熱的熔化的金屬擠入胃中，而那僅是單獨的被他的意志進入，不久。這人轉過背來，睡著了。

那漁船貝德佈號上有幾個科學家是在旅行，從他們船上站的地方，他們能看一個奇怪的東西在岸上。那是對著海濱向水移近，他們無法確定那是什麼，但身為科學家，他們上了一艘小船去看個究竟，他們看到一個某種活的東西，但他們幾乎無法稱它為人。它是瞎眼的，而且也不知道它在做什麼，它的移動只有一點點的效果，但它仍然以每小時二十呎的速度沿著地上拖曳而進。

三週後，這人躺在漁船的床上，淚流滿面，他告訴他們他是誰和他的經歷，他又無意義的談起他的母親，和一個在加州充滿著花的家庭。

過不到很多天，他能和那些科學家、船員坐在船上用膳。他很高興的注視那樣多的食物，並小心的看著它們被吃進別人的口內，一口一口的食物消失在

別人的口中。他的眼中現出了一種悲哀的神情，他並不瘋，不過，他憎恨這些在用膳的人，他害怕他沒有足夠的食物吃。他問廚師，船上侍者、船長，關於食物的貯藏量，他們再三的向他保證，但他不願相信他們，而跑到廚房用他的眼睛親自去看。

有一點被注意了，就是這人愈來愈胖，每天他都長得愈重。科學家們搖他們的頭，在這問題表示他們的意見。他們用餐時限制這人的食物量，但他的重量仍然一直增加。

海員們笑著，他們知道原因，而科學家們決定要觀察這人。於是他們明白了，他們看到他吃過早飯後在船上走，像一個乞丐伸手乞討，他走近船員，船員們笑著給他一塊麵包。他接住，並注視著如同一個貪財的人注視著金子，接著把它放入他的襯衫內，他也同樣的從其他的船員處接到相同的禮物。

科學家們小心的，他們讓他繼續下去，但他們秘密的檢查他的床，每一寸空間都填滿了麵包。但他並不瘋，他只不過是準備下一次可能來臨的饑荒——如此而已！

科學家們說他會因而復原的，果然，他復原了，甚至在貝德佛號駛入舊金山灣前他就復原了。

